

浅析柴姆·苏丁画面中的形式语言

杜 权

景德镇陶瓷大学 江西景德镇 333403

摘 要：柴姆·苏丁是巴黎画派的代表性画家，虽然身处于现代主义艺术思潮激荡的时期，却深受欧洲传统绘画的影响，因此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独特的绘画风格成为当下艺术领域的启发者，且对艺术的发展有着引导作用，对当下艺术家们的创作思维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苏丁的生平经历梳理以及苏丁所处艺术环境给予苏丁的影响；第二部分从苏丁画面中的构图、色彩、笔触、造型等几个方面分析苏丁画面中的形式语言；最后分析苏丁对后来艺术家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柴姆·苏丁；巴黎画派；形式语言

引言

一百多年来，对于世界各国的艺术家来说，巴黎就像是一个强磁场，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他们百鸟朝凤般地从四面八方涌向这里，希望实现个人的艺术之梦。柴姆·苏丁（Chaim Soutine, 1894-1943）是20世纪巴黎画派代表画家，他从立陶宛来到巴黎，追求着自己的艺术。虽然早年过着贫苦的日子，但作为表现主义画家的苏丁始终坚持着他的创作，骚动不安的风景画、恐怖战栗的人物画、令人震撼的静物画，苏丁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画面形式语言。

一、柴姆·苏丁的生平与艺术之路

每一位画家的经历与艺术之路都不尽相同，米开朗琪罗·达·卡拉瓦乔的艺术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其伦巴底的现实生活，童年时代的不幸在爱德华·蒙克一生的创作中刻上深深的印记。童年的经历很大一部分决定画家创作的主题、精神状态等。因此，对画家生平经历的了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看懂画面的形式语言。

（一）生平经历对艺术风格的奠基

苏丁于1894年出生于立陶宛明斯克附近的斯米罗维奇——一个由犹太人组成的小镇。苏丁的父亲和母亲都是犹太人，家里共十一个孩子，苏丁排第十。苏丁的家庭并不富裕，他的父母还经常对他拳脚相加，这让他非常不愿意提起他的童年经历。“我不会给他们一丁点儿东西”^[1]，这是苏丁的一位友人在苏丁稍微富裕点的情况下劝说他往家里寄一点食物时苏丁的回答。显然，苏丁的童年经历非常糟糕。

苏丁从小便喜欢到处涂画，但是在当时封闭的犹

太小镇里，绘画并不受待见，甚至处处遭受打击。苏丁曾为他所在小镇的一位老人画了一幅画像，但这却让这位老人的孩子们觉得是在侮辱他们，便把苏丁教训了一顿，苏丁也因此获得了一笔赔偿金，他也拿着这笔钱离开了斯米罗维奇这座小镇，前往了城市明斯克。此时正是1907年，苏丁才14岁，他便从这时开始学画，3年后进入了维也纳的美术学院，靠在一家照相馆洗印照片，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初到巴黎时，苏丁住在一个叫作“蜂巢”的青年艺术家聚集的公寓。在他最初到巴黎的那几年，生活是极端贫困的，甚至连一日三餐都不能保障^[2]。

童年的压抑、不被接纳的绘画以及贫困的生活底色，这样如此坎坷的经历让苏丁的艺术风格蕴含着对苦难的深刻表达，更倾向于展现生活中真实的一面；这也促使苏丁在他的作品中融入复杂且深沉的情感，以至于在艺术表达上更加追求真实和独特的呈现，以此来宣泄内心的感受，进而逐渐形成具有独特个人印记的表现性艺术风格。

（二）所处艺术环境及影响因素

在斯米罗维奇这座封闭的犹太小镇里，绘画是不受待见的，因此苏丁早期的艺术尝试是非常失败的。直到他来到了明斯克这座城市才开始学习绘画，之后从明斯克前往了维也纳，才开始了正规的美术学习。

在巴黎的时候，苏丁住在一个叫“蜂巢”的青年艺术家聚集的公寓。在这里，他认识了先期居住在此的夏加尔、利普奇茨、莱热、扎德金等人。不久，经利普奇茨介绍，结识了莫迪里阿尼。苏丁到了巴黎美术学院学习，进入了梵高曾学习过的画室——柯尔芒的画室学习。

不仅如此，他还参加俄罗斯学会的夜班课程。但是对苏丁来说，真正的学习是在卢浮宫的时候，他经常整天地待在卢浮宫，在他所崇拜的大师作品前流连忘返^[3]，也就是对卢浮宫艺术品的研究成为苏丁此后贯穿始终的学习内容。

一战爆发后，苏丁离开了“蜂巢”，并在1919年来到了塞勒，这是一个为艺术家所熟知的法国小镇，毕加索、布拉克、杜飞、鲁奥等人都在此工作或创作过。直到1922年，苏丁离开了塞勒，在这三年期间，苏丁兴奋地作画，并且作品数量惊人。离开塞勒时，苏丁带走了两百多幅作品，这还不包括被他毁掉的画。1923年是苏丁的一个转折点，巴恩斯博士购买了苏丁一百多幅画，苏丁可谓是一夜成名。但他并没有因此受到过大的改变，艺术在他眼中仍然是排在第一位的，他开始创作一系列以家禽为题材的静物画。1927年，他举办了第一次画展，在这次画展中受到了很高的评价，艺术地位也由此奠定。但由于胃溃疡以及德国纳粹的追捕，苏丁于1943年去世。

从早期的压抑艺术环境，到在巴黎和塞勒等地的艺术交流与创作的活跃氛围，这些都对他的艺术生涯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得苏丁在艺术上不断探索和发展。

二、柴姆·苏丁画面中的形式语言

在巴黎画派的艺术群体中，甚至可以说在当时的巴黎画坛上，苏丁的艺术是最具表现主义气质的，而这种气质犹如火山喷发般的剧烈、咆哮，并伴有强大的破坏力。但人们很少见到过苏丁的早期作品，据说大部分都是被他自己毁掉了，因此无法通过他的早期作品判断其风格的演变^[4]。

（一）动态的构图

在苏丁的绘画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近乎地震来袭之后、狂风来临之时的动感，这一点在他的风景画中可以非常直观地体现。苏丁是一位非常尊重传统的艺术家，但他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却不是传统的对称平衡式构图。

在《被狂风刮倒的树》中，映入眼帘的就是占满整个画面的大树，大树以一种向左侧倾倒的姿态出现在画面中。右边的房屋已经被某种力量挤压得变形的，或是紧紧粘在一起。左边则更是恐怖，地壳像是被挤压上来，房子东倒西歪，完全不在同一个地面上。画面中间则是一股往右边吹的狂风，把树叶全部吹了起来。画面右下角的人似乎站不稳，正要往地下倒。整幅画都处在一个疯狂的运动当中。类似的动态构图在《老磨坊》《欧塞尔

的暴风日》等作品中同样可见——地平线被抬高或倾斜，景物打破常规的空间秩序，形成强烈的视觉张力。

这种动态感并非仅限于他的风景画，在静物画中也同样有所体现。在作品《死鸡》中，被悬挂的鸡呈现出下坠的瞬间姿态，给我们的感觉是下一秒将要坠落在地面上，苏丁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瞬间，给我们呈现一种下坠的动感状态。

苏丁构图的核心特质在于对“失衡”的自觉运用。在他的绘画中，无论是风景中的树木、建筑，还是人物、静物等，都以一种不符合现实中正常视觉角度的方式呈现。这种倾斜和旋转使得画面仿佛处于一种运动的瞬间，就好像是被突然定格在画布上的动态场景，始终保持着即将继续运动的张力，传递出不安、挣扎与抗争的精神状态。

（二）凄厉的色彩

童年生活的压抑和人生的苦难在苏丁的潜意识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使得他在绘画中选择色彩会不自觉地倾向于能够表达内心痛苦的色调，形成了凄厉、强烈且充满冲突的色彩语言。他的色彩运用既受到野兽派色彩解放理念的影响，又融入了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往往未经调和便直接运用，形成极具冲击力的视觉效果。

苏丁曾创作过一系列以牛的尸体为题材的作品，作品《半片牛肉》中，牛尸体身上用了极其强烈的鲜红色来表达与深蓝色的背景形成强烈的对比，画面既鲜艳又恐怖。与他崇拜的伦勃朗的《屠宰的牛》相比，苏丁的作品显得更加震撼，更加血腥。为保持牛肉色彩的新鲜感，苏丁甚至一次次地从肉店弄来鲜血浇洒在上面。苏丁就是这样的追求真实，使得他的作品色彩显得如此凄厉。

在《剥皮兔子》中，苏丁同样运用了鲜艳的红色来表现兔子的肉体，桌面运用的颜色和兔子肉用的颜色相似，仿佛整个桌面都被鲜血浸染，营造出强烈的视觉与心理冲击。这些色彩几乎都未经调和，这种色彩的对比和冲击力，不仅展现了对死亡的直接表现，或许也隐含了苏丁作为犹太人被歧视和侮辱的经历的自我投射。霍夫曼·修达尔曾说过：如果色彩不是表现画家内在的情感或思想的话，这种色彩还有什么价值。苏丁的经历，使得他作品中的色彩带有一种凄厉与深沉的情感。

（三）狂放的笔触

笔触是苏丁情感表达的核心载体，受到梵高、鲁奥等艺术家的影响，他的笔触变得自由狂放、充满力量。在卢浮宫的时候，苏丁经常去研究大师的作品，尤其关

注梵高对笔触的运用，但二者的笔触语言又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梵高的绘画笔触随着形体的变化而变化，细腻且富有秩序感；而苏丁的笔触则更加自由奔放，不受形体的束缚，呈现出一种即时、冲动的创作动态。

苏丁的笔触仿佛是情感瞬间爆发的产物，事先没有过多的规划，甚至常常用手直接在画布上涂抹颜料。在创作中，他完全被当下的情绪所驱使，笔触的走向、力度与形态都由内心的冲动所决定。梵高一生受尽挫折，精神病不断发作，苏丁悲惨的童年经历，都让他们内心充满痛苦与挣扎，他们用笔触的表达更像是对内心的宣泄，将内心的情感尽情地发泄在画面中。在《疯女》这幅油画中，女人的面部肌肉和五官被凌乱的笔触扯动的扭曲变形，这是一个令人恐怖的画面，一个精神错乱的场景，与其说是被画的女人疯了，不如说是画家“疯了”。

童年的创伤、生活的贫困与艺术道路的挣扎，这些痛苦的经历，都通过画笔得以宣泄，这种狂放的笔触语言与这些人生经历高度契合。和梵高比起来，苏丁的笔触更加自由、更具有破坏性，也更直接地展现了内心的情感风暴，成为其表现主义风格的核心特征之一。

（四）扭曲的造型

苏丁的绘画富于直觉和本能的力量，造型上也不受笔法的约束。在《穿红衣服的女人》中，可以直观地感受到那扭曲变形的脸部，口眼歪斜，肌肉抽搐，露出一副似笑非笑、似哭非哭的表情。手指也是变形的扭曲在一起，这种极度夸张的变形在苏丁的画中是很常见的，风景、静物、人物都被苏丁用夸张的手法表现得极度变形。

苏丁的变形造型受到格列柯的影响，格列柯是一位“真实”的画家，在他的《拉奥孔》等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类似扭曲变形的造型。但与格列柯相比，苏丁的变形更加极端、更加个人化——他眼中的世界可能早已被他的经历变得扭曲，他周围的一切都是处在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之中，这种被挤压、变形就像是被生活的压力所扭曲，这是他自己表达对世界的真实的一种感受。

三、柴姆·苏丁绘画形式语言的艺术价值与影响

作为一位表现主义者，苏丁在他的绘画形式语言的背后无不透露出一种来源于生活的痛苦，表现着他内心世界袒露。我们在欣赏他的作品时，不只是看到了他画面中的景物或人物，更能够感受到苏丁内心深处的挣扎、愤怒与痛苦等复杂的情感，这种情感的深度和真实性是其艺术价值的重要体现。

格林伯格曾说过，“苏丁的笔触仿佛来自天上”，这足以可见苏丁画面笔触的震撼。苏丁很尊重传统，但他并没有盲目追随传统，而是用自己独特的语言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他的创作过程也没有任何的草稿，都是直奔主题，将自己最初的感受以最快的速度记录到画面中，因此形成了一种疯狂到近乎乱涂的笔触。苏丁饱蘸颜料与激情的笔触对轮廓的形做了更加恣意的破坏。这在具象绘画的范围内已经是几乎接近极致了。他的这一实践及成就大大启发了后人。

苏丁对抽象表现主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中以德库宁的影响最为深刻。德库宁也曾明确表示苏丁是他最喜欢的艺术家。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那狂乱的笔触、变形扭曲的人体，德库宁在他的作品中更加强强调了这点。“行动绘画”的波洛克也承认过苏丁对它的影响，但他更看重的是一个作画过程的态度。他声称自己预先不知道画什么，而是经过一个认识阶段后，才看到自己到底画了什么。此外，杜布菲、培根、巴塞利茨等艺术家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苏丁的影响。中国现代画家杨继锋崇尚苏丁的绘画，通过学习研究苏丁的作品，从而进行了自己的油画创作。

结语

对现在的艺术创作者来说，苏丁的启示给我们是多方面的：既要尊重传统，从经典的艺术作品中汲取养分；又要勇于突破常规，通过个人的体验不断地进行创新；更要坚守真诚，让艺术创作成为内心世界的真实外化。在艺术世界多元化发展的今天，苏丁绘画的形式语言对我们来说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持续启发着艺术家们在传统与现代、形式与情感、个体与时代之间寻找平衡，不断创作出具有时代精神与个人特质的艺术作品。

参考文献

- [1] Alfred Werner, “Chaim Soutine: Masyer of The Loaded Brush”. American Artists, 1973.
- [2] 王端廷. 巴黎画派[M].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0.
- [3] 孙逊.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D], 中央美术学院, 2007.
- [4] 周宏智著. 西方现代艺术史(第二版)[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6.